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14 册 No. 0474

## 佛说维摩诘经 2 卷

[卷上](#)      [卷下](#)

### 目录

[佛国品第一](#)

[维摩诘所说经善权品第二](#)

[维摩诘所说经弟子品第三](#)

[维摩诘所说经菩萨品第四](#)

[维摩诘所说经诸法言品第五](#)

[维摩诘所说经不思议品第六](#)

[观人物品第七](#)

[维摩诘经如来种品第八](#)

[维摩诘经不二入品第九](#)

[维摩诘经香积佛品第十](#)

[维摩诘经菩萨行品第十一](#)

[维摩诘经见阿閼佛品第十二](#)

[维摩诘经法供养品第十三](#)

[维摩诘经嘱累弥勒品第十四](#)

No. 474 [Nos. 475, 476]

佛说维摩诘经卷上(维摩诘所说不思议法门之称一名佛法普入道门三昧经)

吴月氏优婆塞支谦译

## 佛国品第一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游于维耶离奈氏树园，与大比丘众俱，比丘八千。菩萨三万二千，皆神通菩萨，一切大圣能随俗化，佛所住者皆已得住，为法城塹护持正法，为师子吼十方闻声，众人不请佑而安之，兴隆三宝能使不绝，皆已降弃魔行仇怨，一切所化莫不信解，皆度死地脱无罣碍，不失辩才，其念及定总持诸宝，悉成其所。布施、调意、自损、戒、忍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，善权已下，得无所著。不起法忍，阿惟越致法轮已转，随众人相为现慧德，在诸众为正导，以无畏而不动，已成福佑慧之分部，已得相好能自严饰，色像第一；舍世间财，志行高妙，名称普至，有金刚志，得佛圣性；以法感人，为雨甘露，晓众言音，所说如流，其声清静，入微妙法；见生死本，众厄已断，度诸恐惧，为师子吼，不以多言，其讲说法，乃如雷震，无有量，已过量；以道宝之智，导为大师，以知足之行，现远佛声及法功德，博入诸道顺化众生，说无比正佛之智慧；以十力、无畏、佛十八法，往度恶道诸堕塹者；其生五道，为大医王，以慧以善，救众生病，应病与药，令得服行。无量善事皆悉得，无量佛国皆严净，无量佛慧皆修学，明智之讲皆听闻，明者之迹皆履行，慧之德本随次兴，深法之要皆已入，三昧无量能悉成，佛力无畏，一切具足。

其名曰：正观菩萨，见正邪菩萨，定化王菩萨，法自在菩萨，法造菩萨，光造菩萨，光净菩萨，大净菩萨，辩积菩萨，宝积菩萨，宝掌菩萨，宝印手菩萨，常举手菩萨，常下手菩萨，常惨菩萨，常笑菩萨，喜根菩萨，喜王菩萨，正愿至菩萨，虚空藏菩萨，宝甚持菩萨，宝首菩萨，宝池菩萨，宝水菩萨，水光菩萨，舍无业菩萨，智积菩萨，灯王菩萨，制魔菩萨，造化菩萨，明施菩萨，上审菩萨，相积严菩萨，师子雷音菩萨，石磨王菩萨，众香手菩萨，众手菩萨，常应菩萨，不置远菩萨，善意谏菩萨，莲华净菩萨，大势至菩萨，窥音菩萨，梵水菩萨，滴水菩萨，宝幢菩萨，胜邪菩萨，严土菩萨，金结菩萨，珠结菩萨，慈氏菩萨，濡首菩萨，其三万二千菩萨，皆如此上首者也。

复有万婆罗门，皆如编发等，从四方境界来诣佛所而听法。一切诸天各与其众，俱来会聚此。彼天帝万二千释从四方来，与他大尊神妙之天，及诸龙神。捷沓和。阿须伦。迦留罗。甄陀罗，摩睺勒等，并其众皆来会。诸比

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并其众会坐。彼时，佛与若干百千之众，眷属围遶，而为说经。其从须弥方外来者，四面云集，一切众会皆坐自然师子之座。

于是维耶离国有长者子，名罗邻那竭，汉言曰宝事，与五百长者子俱，皆有决于无上正真之道，持七宝盖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以其宝盖，共覆佛上。佛之威神，令一宝盖，覆此三千大千佛国。于是世界诸来大众，皆见宝盖覆此三千世界，诸须弥目邻、大目邻山、雪山、宝山、黑山、铁围山、大铁围山，悉现于宝盖中。此三千世界，大海江河，川流泉源，及上日月星辰，天宫龙宫，诸尊神宫，悉现于宝盖中。十方诸佛佛国严净，及十方佛在所说法，皆现于宝盖中，悉遥见闻。一切魔众得未曾有，礼佛而立。国界若干，莫不目见。

童子宝事，即于佛前以偈赞曰：

「清净金华眼明好，	净教灭意度无极，
净除欲疑称无量，	愿礼沙门寂然迹。
既见大圣三界将，	现我佛国特清明，
说最法言决众疑，	虚空神天得闻听。
经道讲授诸法王，	以法布施解说人，
法鼓导善现上义，	稽首法王此极尊。
说名不有亦不无，	以因缘故诸法生，
非我不造彼不知，	如佛清净无恶形。
始在佛树力降魔，	得甘露灭觉道成，
以无心意而现行，	一切异学伏其名。
三转法轮于大千，	受者修正质行清，
天人得见从解法，	为现三宝于世间。
佛所说法开化人，	终已无求常寂然，
上智愍度老死畏，	当礼法海德无边。
供养事者如须弥，	无诚与诚等以慈，
所演如空念普行，	孰闻佛名不敬承？
今奉能仁此慈盖，	于中现我三千世，
诸天龙神所居宫，	犍沓和等及阅叉。
以知世间诸所有，	十力哀现是变化，
众覩希有皆叹佛，	稽首极尊大智现。」

童子宝事说此偈赞佛已，以恭肃敬意，长跪叉手，白佛言：「此五百童子，皆有决于无上正真之道，愿闻得佛国土清净。佛惟解说如来佛国清净之行。」

于是佛告宝事曰：「童子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解说如来菩萨佛国清净。」于是宝事与诸大众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「童子！蚊行喘息人物之土，则是菩萨佛国。所以者何？菩萨欲教化众生，是故摄取佛国；欲使佛国人民尽奉法律，故取佛国；欲使佛国人民入佛上智，故取佛国；欲使佛国人民见圣典之事而以发意，故取佛国。所以者何？欲导利一切人民，令生佛国。譬如有人欲度空中造立宫室，终不能成。如是，童子！菩萨欲度人民，故愿取佛国；愿取佛国者，非于空也。童子！当知菩萨以无求于国故，于佛国得道，以不言我教照人民，生于佛土；菩萨以善性于国故，于佛国得道，能成众善，为人重任，生于佛土；菩萨弘其道意故，于佛国得道，恒以大乘正立人民，得有佛土；菩萨布施为国故，于佛国得道，一切布施施诸人民，生于佛土；菩萨持戒为国故，于佛国得道，周满所愿，以十善行合聚人民，生于佛土；菩萨忍辱为国故，于佛国得道，有三十二相而自严饰，以其忍行调正人民，生于佛土；菩萨精进为国故，于佛国得道，以诸德本善修勤力合聚人民，生于佛土；菩萨禅思为国故，于佛国得道，已知所念正安人民，生于佛土；菩萨智慧为国故，于佛国得道，能以正导成就人民，生于佛土；菩萨行四等心为国故，于佛国得道，慈悲喜护，护诸人民，生于佛土；菩萨行四恩为国故，于佛国得道，惠施仁爱利人等利，一切救济合聚人民生，于佛土；菩萨行善权方便故，于佛国得道，一切行权摄人为善，生于佛土；菩萨行三十七道品之法故，于佛国得道，以根·力·觉·意勉进人民，生于佛土；菩萨分流法化故，于佛国得道，一切示现贤善之行，得见佛土；菩萨说除八难故，于佛国得道，一切为断恶道众难而有佛土；菩萨自觉不讥彼受故，于佛国得道，断诸邪受而有佛土；菩萨净修十善之行故，于佛国得道，而不离偶大财梵行，诚谛之语，免于恶道，言以柔软，不别眷属，恒与善俱，无有嫉慢，除忿怒意，以正见诲人，生于佛土。如是，童子！菩萨以应此行，便有名誉；已有名誉，便生善处；已生善处，便受其福；已受其福，便能分德；已能分德，便行善权；已行善权，则佛国净；已佛国净，则人物净；已人物净，则有净智；已有净智，则有净教；已有净教，则受清净。如是，童子！菩萨欲使佛国清净，当以净意作如应行。所以者何？菩萨以意净故，得佛国净。」

贤者舍利弗，承佛威神，心念是语：「以意净故得佛国净，我世尊本为菩萨时，意岂不净，而是佛国不净若此？」

佛知其意，即报言：「云何，舍利弗！我日月净，不见色者，岂日月过耶？」

对曰：「不也。非日月过。」

佛言：「此，舍利弗！咎在众人无有智慧，不见如来佛国严净，非如来咎。此，舍利弗！我佛国净，汝又未见。」

编发梵志谓舍利弗言：「惟，贤者！莫呼是佛国以为不净。我见释迦文佛国严净，譬如彼清明天宫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我见此中亦有杂糅，其大陆地则有黑山石沙秽恶充满。」

编发答曰：「贤者以闻杂恶之意、不猗净慧视佛国耳。当如菩萨等意清净，倚佛智慧，是以见佛国皆清净。」

于是佛即以足指按地，此三千大千世界皆为震动，若干百千珍宝积严，处处校饰，譬如众宝罗列净好，如来境界无量严净于是悉现。一切魔众叹未曾有，而皆自见坐宝莲华。佛告舍利弗：「汝且观此佛国严净？」

对曰：「唯然。本所不见，本所不闻，今佛国土好净悉现。」

「然，舍利弗！我佛国如是，为当度不肖人故，如来随此多怒害者现佛国异。譬如诸天同金钵食，其福多者，举手自净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若人意清净者，便自见诸佛佛国清净。」

当佛现此佛土严净之时，八万四千人发无上正真道意，长者子宝事并五百童子皆得柔顺法忍。佛现神足，于是国土莫不欣然，各得其所。弟子行者，天与人三万二千，远尘离垢，诸法法眼生；其八千人漏尽意解。

## 维摩诘所说经善权品第二

是时，维耶离大城中有长者名曰维摩诘(汉言无垢称)，在先佛已造行修善，本得法忍，已得辩才，神通不戏，得无所畏，降魔劳怨，深入微妙，出于智度无极，善权方便，博入诸道，令得所愿。人根名德，生而具足，造成大道，

所作事胜，佛圣善行，皆已得立，觉意如海，而皆已入。诸佛咨嗟，弟子、释、梵、世主所敬。欲度人故，居维耶离，矜行权道。资财无量，救摄贫民；以善方便，摄诸恶戒；以忍调行，摄诸恚怒；白衣精进，摄懈怠者；禅定正受，摄迷惑意；得智慧律，摄诸邪智。虽为白衣，奉持沙门至贤之行；居家为行，不止无色；有妻子妇，自随所乐常修梵行；虽有家属，常如闲居；现视严身，被服饮食，内常如禅。若在博奕戏乐，辄以度人；受诸异道，导以佛教不离圣典；因诸世间俗教善语，以法乐而乐之。一切见敬，为供养中最；所有耆旧，能喜世间一切治生谐偶；虽获俗利，不以喜悦。游诸四衢，普持法律；入于王藏，诸讲法众；辄身往视，不乐小道；诸好学者，辄身往劝，诱开童蒙；入诸淫种，除其欲怒；入诸酒会，能立其志。入长者种，正长者意，能使乐法；入居士种，正居士意，能除其贪；入君子种，正君子意，能使忍和；入梵志种，正梵志意，使行高远；入人臣中，正群臣意，为作端首使入正道；入帝王子，能正其意，以孝宽仁率化薄俗；入贵人中，能为雅乐，化正宫女；入庶人中，软意愍伤，为兴福力；入帝释中，正帝释意，为自在者，示现无常；入梵天中，正梵天意，能现梵殊胜之慧；入四天王，正天王意，能使拥护一切天下。

如是，长者维摩诘不可称说善权方便无所不入，其以权道，现身有疾。以其疾故，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、群臣、太子并余众辈，从而问疾者无数千人。其往者，维摩诘辄为说，是四大身为死亡法，言：「诸仁者！是身无常，为无强，为无力，为无坚，为苦，为老，为病，为多痛畏。诸仁者！如此身，明智者所不怙。是身如聚沫，澡浴强忍；是身如泡，不得久立；是身如野马，渴爱疲劳；是身如芭蕉，中无有坚；是身如幻，转受报应；是身如梦，其现恍惚；是身如影，行照而现；是身如响，因缘变失；是身如雾，意无静相；是身如电，为分散法；是身无主，为如地；是身非身，为如火；是身非命，为如风；是身非人，为如水；是身非有，四大为家；是身为空，无我无性无命无人；是身无我，我者转离；是身如束薪，筋缠如立；是身非真，但巧风合；是身为荒，不净腐积；是身为虚伪，而复速朽，为磨灭法；是身为灾，一增百病；是身老为怨，以老苦极；是身为穷道，为要当死。诸仁者！此可患厌，当发清净不淫之行，如佛法身，吾等当学。佛法身者，从福佑生，佛身者，从智生，从戒品、定品、慧品、解品、度知见品生，从慈悲喜护生，从布施调意自损生，从忍辱仁爱柔和生，从强行精进功德生，从禅解定意正受生，从智度无极闻德生，从善权方便智谋生，从一切诸度无极生，从三十七道品生，从神通生，从止观生，从十力生，从四无所畏生，从佛十八法生，从断一切恶法生，从一切善法合会生，从谛生，从诚生，不可

计清淨行为成如来身。如是，仁者！当自勸勉，欲除一切病者，当发行大道。」如是，维摩诘为诸问疾者如应说法，令无数千人发无上正真道意。

### 维摩诘所说经弟子品第三

于是，长者维摩诘自念：「寝疾于床，念佛在心。」佛亦悦可是长者，便告贤者舍利弗：「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常宴坐他树下，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『唯！舍利弗！不必是坐为宴坐也。贤者！坐当如法不于三界现身意，是为宴坐；不于内意有所住，亦不于外作二观，是为宴坐；立于禅以灭意现诸身，是为宴坐；于六十二见而不动，于三十七品而观行；于生死劳垢而不造，在禅行如泥洹。若贤者如是坐，如是立，是为明晓如来坐法。』时我，世尊！闻是法，默而止，不能加报，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」

佛告贤者大目犍连：「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」

目犍连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为诸少年居士说法，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『贤者！莫为居家白衣说法如贤者所说。欲说法者，当为如法。如法者，离人垢，以不我为离染尘，不有命为离生死，不处人为本末，断如灭相，不以淫为无罣碍，至不老为诸作断，以随食为离诸损，而一切救如空，等为无适莫，以无吾为除吾作，以无识心为离识心，以无伦为无有比，以因缘相为入无等，以法情正学正诸情，以如事入应无所入。忆识信而皆为立，终始不动，不动则六无猗，不望于众人，当来无住，空为正止，无相为惟行，无愿为离渊，不自举不自容，为离起分而无家，眼耳鼻口身心已过无所住，亦不无心住，已得无知为离众行法。贤者！为如此，何说为说法？法说者为等句，闻者当等闻。说不如等句者，彼为非说，为非闻，为未。譬若幻士为幻人说法，当建是意以为说法。随人本德所应，当善见为现智，以大悲不痴妄为成大乘，于佛有反复，内性清淨，不断三宝，乐以是说法说。』说是语时，世尊！八百居士发无上正真道意。我无此辩，是故不任诣彼问疾。」

佛告贤者大迦叶：「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于贫聚而行乞，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『如贤者，有大哀，舍大姓，从贫乞。当知，已等法施普

施于所行，已能不食哀故从乞。如不以言若住空聚，所入聚中，欲度男女，所入城邑，知其种姓，辄诣劣家所行乞，于诸法无所受。若见色如盲等，所闻声如响等，所嗅香如风等，所食味不以识得，细滑无更乐，于识法如幻。如今，耆年！已过八邪，八解正受，以正定越邪定。以是所乞敬一切人，亦以恭敬诸佛贤圣，然后自食。如是食者，为非众劳亦非无劳，不有定意亦无所立，不在生死不住灭度。如贤者食所乞与者，为非无福，亦非大福，为非耗减，亦非长益，是为正依佛道，不依弟子之道。贤者！如是，为不以痴妄食国中施。』时我，世尊！闻其说是，至未曾有，一切菩萨当为作礼。斯有家名，乃以此辩劝发道意。吾从是来，希复立人为弟子缘一觉行，每事劝人学无上正真之道，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」

佛告长老须菩提：「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」

须菩提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入其舍欲乞食，时维摩诘取我钵盛满饭，谓我言：『设使，贤者！于食等者，诸法得等；诸法等者，得众施等。如是行乞，为可取彼。若贤者，不绝淫怒痴，亦不与俱一切常，若不知己身，已得一行，为非不明，非趣有爱，非得明度，亦非极罪，正解已解。不解不缚，不四谛见非不见谛，不得道，不凡人，不凡法语，不为真非不真，一切无法行离法之想。不见佛，不闻法，是亦有师不兰迦叶、摩诃离瞿耶娄、阿夷端基耶今离、波休迦旃、先比卢特、尼犍子等。又，贤者！彼师说猗为道，从是师者，为住诸见，为堕边际，不及佛处，为归八难，为在众劳，不信之垢，不得离生死之道；然其于众人，亦为他人想。若贤者，为他人想如彼者，则非佑除也。其施贤者，为还众魔共一手，作众劳侣。于一切人若影想者，其住如谤诸佛，毁诸经，不依众经不得灭度矣。当以如是，行取乞耶？』时我，世尊！得此惘然，不识是何言？当何说？便置钵出其舍。维摩诘言：『唯，须菩提！取钵勿惧。云何贤者，如来以想而言说乎？何为以惧？』我言：『不也。』维摩诘言：『想为幻而自然，贤者不曰一切法一切人皆自然乎？至于智者，不以明着，故无所惧。悉舍文字，于字为解脱，解脱相者，则诸法也。』当其，世尊！说是语时，二百天人得法眼净，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」

佛告邠耨文陀尼子：「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」

邠耨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在他方大树下，为阿夷行比丘说死畏之法，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『欲何置此人，何以教此比丘？无乃反戾此摩尼之心，是已为下正行。又不当以不视人根而说其意也。』



当取使无疮，莫便内坏于灶，在大生死，可使入迹，莫专导以自守之。又此，贤者！诸比丘在大道已有决，如何忘其道意，而发起以弟子行乎？』是时，维摩诘即如其像三昧正受，念是比丘宿命，已于五百佛立德本，在无上正真道已分布，因其道意而为解说。实时，诸比丘稽首礼维摩诘足。已为说如是法，皆得不退转。自从是来，我念：『弟子未观察人者，不可为说法。所以者何？不能常定意根，原知本德，如佛世尊。』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」

佛告长老迦旃延：「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」

迦旃延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昔者佛为两比丘粗现轨迹，已便入室，吾于后为其说经中要言：无常之义、苦义、空义、非身之义。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『惟！迦旃延！无以待行有起之义为说法也。若，贤者！都不生不增生，不起不灭，是为无常义；五阴空无所起，以知是是苦义；于我不我而不二，是非身义；不然不灭，为都灭终始灭，是为空义。』彼说是时，其比丘本漏意解，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」

佛告长老阿那律：「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」

阿那律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于他处经行，见有梵天名净复净，与千梵俱来诣我，稽首作礼问我言：『几何阿那律天眼所见？』我答言：『仁者！吾于是三千大千佛国，如于掌中观宝冠耳。』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『云何，贤者！眼为受身相耶？无受相耶？假使有受身相，则与外五通等；若无受相，无受相者，无计数则不有见。』我时默然。彼诸梵闻其言，至未曾有，即为作礼而问言：『世孰复有天眼？』维摩诘言：『有佛世尊常在三昧，禅志不戏，悉见诸佛国，不自称说。』于是，众中五百梵，具足发无上正真道意已，皆忽然不现，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」

佛告长老优波离：「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」

优波离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昔者，有两比丘未践迹，以为耻，将诣如来，过问我言：『吾，贤者！未践迹诚以为耻，欲往见佛，愿贤者解其意。』吾则为之现说法语。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『唯，优波离！莫释以所悔而诡其行也。又，贤者！未践迹者，不内住不外计，亦不从两间得。所以者何？此本为如来意，欲为劳人执劳，恶意已解。意得依者，亦不内不外不从两间得。如其意然，未迹亦然，诸法亦然，转者亦然。如，优波离！意之净，以意净意为解，宁可复污复使净耶？』我言：『不也。』

维摩诘言：『如性净与未迹，一切诸法一切人意从思有垢，以净观垢，无倒与净亦我垢等，秽浊与净性，净性与起分，一无所住。又，一切法可知见者，如水月形，一切诸法，从意生形。其知此者，是为奉律；其知此者，是为善解。』于是，两比丘言：『上智哉！是优波离不及也，持佛上律而不能说。』我答言：『自舍如来，未有弟子及菩萨，辩才析疑如此聪明者也。』两比丘疑解，便发无上正真道意，复言曰：『令一切人得辩才之利皆如是。』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」

佛告贤者罗云：「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」

罗云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昔时诸长者子来礼我足，问我言：『罗云！汝佛之子，舍转轮王，出家为道。其出家者有何荣冀？』我即为如事说沙门之荣冀。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『罗云！说沙门之荣冀，不当如贤者所说。所以者何？匪荣匪冀，故为沙门、为道者。罗云！离此彼中迹于泥洹，受诸明智，招诸圣贤，降伏众魔，入五道，净五眼，受五力，立五根，度彼岸化异学，为正导拯淤泥，为无我无彼受，无起随顺，绝诸忿乱，降己志护彼意，灭种姓开大学。为是故，作沙门。当教是诸童子，此自然法，佛兴难值。』诸童子言：『居士！我闻佛不教人违亲为道。』维摩诘言：『然。当观清净发菩萨意，已应行者，可得去家坚固之志。』实时，三十二长者子，皆发无上正真道意，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」

佛告贤者阿难：「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昔时世尊身小中风，当用牛湏。我时晨朝入维耶离，至大姓梵志门下住。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『贤者阿难！何为晨朝持钵住此？』我言：『居士！佛身小中风，当用牛湏，故我到此。』维摩诘言：『止止。唯，阿难！莫作是语。如来身者，金刚之数，众恶已断，诸善普会，当有何病？默往，阿难！勿谤如来，慎莫复语，无使大尊神妙之天得闻此也，他方佛国诸会菩萨且得闻焉。且夫，阿难！转轮圣王，用本德故，尚得自在，岂况一切施德于人，而为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无量福会普胜者哉！行矣，阿难！勿为羞耻。莫使外道异学闻此僇言：「何闻我师自疾不能救，安能救诸疾人所欲？」疾行，莫复宣言。当知，阿难！如来法身非思欲身。佛为世尊，过诸世间；佛身无漏，诸漏已尽；佛身无数，众行已除。其病有以？』时我，世尊！大自惭惧，得无近佛而过听。即闻空中声曰：『是阿难！如居士之所言，但为佛兴于五浊之世故，以是像

开解一切贪贫之行。便行，阿难！取湏莫惭。』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」如是上首五百弟子，皆说本所作一切，向佛称述维摩诘之美言。

## 维摩诘所说经菩萨品第四

于是，佛告弥勒菩萨：「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」弥勒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于兜术天上，为诸天入讲法语，说菩萨大人不退转地之行。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『卿弥勒！在一生补处，世尊所蒞无上正真道者，为用何生得？弥勒！决用过去耶？当来耶？现在耶？去者生尽，未来无对，现在无住。如佛说冥生比丘曰：「是生是老是病是死，是终是始，及未生与当生，此两者非无生耶？」由是论之，不从无生得最正觉。然则何用记？弥勒！决从如起耶？从如灭耶？夫如者，不起不灭。一切人皆如也，一切法亦如也，众圣贤亦如也，至于弥勒亦如也。所记蒞无上正真道者，则一切人为得决矣。所以者何？如者不称为己，亦无他称说。如弥勒成最正觉者，一切人民亦当从觉。所以者何？一切人民，当从觉道故。如弥勒灭度者，一切人民亦当灭度。所以者何？如来者，不舍众人独灭度也，必当灭度诸凡夫故。卿弥勒！与天人谈，莫为非时。佛者无往，亦无还返。若，弥勒！此诸天入念欲见道，则为穿行；道不从身，不从正觉，亦不从意也。都灭哉！佛一切如化；无比哉！佛一切造业；无为哉！佛一切不惑；以断哉！佛一切远离；无欲哉！佛于诸受盛；不杂哉！佛都以一智兼；乐哉！佛众所思乐；无言哉！佛诸着不着；住哉！佛以法情住；普入哉！佛自然如也；不二哉！佛二法已离；立哉！佛积诚信；等哉！佛如空等；无数哉！佛离起分处；知彼哉！佛众意行知；上哉！佛诸入不贪；不会哉！佛近犹劳断；圣师哉！佛以无比化将导一切；非现名哉！佛已谛见；无色哉！佛净秽已离；顺哉！佛本性已清；明哉！佛自然已净；无受哉！佛众网已裂；不多哉！佛诸法等觉；无喻哉！佛色好已舍；妙哉！佛所觉甚远。』当其，世尊！说是法时，彼诸天众二百天人皆得不起法忍，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」

佛告光净童子：「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」

光净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出维耶离大城，时维摩诘方入城，我即为作礼而问言：『居士所从来？』答我言：『吾从道场来。』我问：『道场者，何所是？』言：『道场者，无生之心是，检一恶意故；淳淑之心是，习增上故；圣贤之心是，往殊胜故；道意之心是，不忘舍故；布施之心是，不望报故；持戒之心是，得愿具故；忍辱之心是，不乱众

人故；精进之心是，无退意故；禅思之心是，意行出故；智慧之心是，慧眼见故；慈心则是，为等意故；悲心则是，为忍苦故；喜心则是，以法乐乐人故；护心则是，为随导舍着故；神通之心是，得六通故；惟务之心是，无恚怒故；灭心则是，度人民故；四思之心是，合聚人故；多闻之心是，从受成故；不生之心是，如自然观故；道品法心是，不着数不堕故；谛心则是，诸世间报已不积故；缘起之心是，以不明不可尽至于老死皆无尽故；众劳之静是，佛从是最正觉故；众生之心是，以人物自然故；诸法之心是，从空最正觉故；伏诸魔心是，以不倾动故；三界之场是，虽处不堕欲故；师子座场是，善胜无畏故；力无畏场是，一切无难故；三达之智是，无余罣碍故；一意觉场是，一切智普具故。如是，仁者！菩萨若应诸度无极，如应化人，如应受法已，得本祠护不堕欲者，是为一切从佛心来，立于一切佛法矣。』当其，世尊！说是语时，有五百天与人发无上正真道意，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」

佛告持人菩萨：「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」

持人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自于室住，天魔波旬从玉女万二千状如帝释，鼓乐弦歌，来诣我室，稽首我足，与其眷属共供养我已，于一面住。我意谓是天帝释，赞言：『善来，拘翼！虽福应有，不当自恣。一切欲乐当观非常，无强多失，当修德本。』魔言：『正士！受是取此万二千女，可备扫洒。』我言：『拘翼！无以此妖蛊之物，要我释迦弟子，此非我宜。』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『族姓子！莫于是起污意，是为魔来，娆固汝耳，非帝释也。』维摩诘言：『波旬！以此与我，如我应受，莫与释迦弟子。』魔即恐惧，念：『维摩诘必不助我。』欲隐形去而不能隐，尽现其神，了不得去。而闻空中声曰：『波旬！以玉女与之，乃可得去。』魔以畏故，强与玉女。维摩诘言：『魔以女与我，今汝当发无上正真道意。』诸玉女言：『其已如是从道之教，发大道意者，当何以自娱乐？』答言：『汝等便发无上正真道意，有乐法之乐可以自娱，汝等得之不复乐欲乐也。』即问：『何谓法乐？』维摩诘言：『乐于喜不离佛，乐于谛闻法，乐常供养众，乐不倚三界，乐于三界不嫉，乐知欲无常，乐观种为毒蛇，乐随护道意，乐安诸人物，乐以礼敬人，乐施诸所有，乐奉真人戒，乐忍调不忍，乐精进力知行德本，乐禅善行，乐智慧渊，乐广宣佛，乐抑制魔，乐化尘劳，乐佛国净，乐以相好合会教化，乐严道场，乐三脱门，乐泥洹道，乐入深法，不乐非时，乐习自然人，不乐怒不谛，乐习善友，乐远恶友，乐于好喜，乐无有量道品之法，是为菩萨乐法之乐，而以自娱。』于是，波旬谓

诸玉女：『我欲与汝俱还天上。』曰：『以我等与此居士，乐法之乐，我等甚乐，非复乐欲乐也。』波旬言：『可舍，居士！此诸玉女，已其所有施于彼者，是为菩萨。』维摩诘言：『我已舍矣，汝便将去，使一切人遵承法行，所愿皆得。』诸玉女即作礼而问言：『我当云何止于魔天？』维摩诘言：『诸姊！有天名曰无尽，常开法门，当从彼受。何谓无尽开法门者？譬如一灯燃百千灯，冥者皆明，明终不尽。如是，诸姊！夫一菩萨以道开导百千菩萨，其道意者，终不尽耗，而复增益，于是功德不以导彼彼故而有尽耗，是故名曰无尽常开法门。汝等当从其受。魔界无数天子玉女，未有可此道意如汝等者，于如来为有返复法。』为一切人说已，魔眷属皆去，维摩诘所感动如是。世尊！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」

佛告长者子善见：「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」

善见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在诸父舍，盛祀大祀至于七日。时维摩诘来入祠坛谓我言：『长者子！不当祀祠如众人祠。当祀法祠，何用是思欲祠为？』我问：『何如为法之祠祀？』维摩诘言：『其为祠者，无本行故，敬待众人，是则法祠。为之奈何？谓：为佛事不断慈，为人事不断悲，为法事不断喜，为慧力不断护，为布施不断檀，戒化人不断律，知非我不断忍，身意行不断精进，惟道事不断禅思，为博闻不断智能，若无施不断惟空，行俗数中不断无想，在所堕生不断无愿，护持正法不断力行，以恩会人不断寿命，知人如如不断谦敬，坚其德本不断命财，为六思念不断其念，行六坚法不断学意，修正受不断净命，行好喜不断习真，断意不生不断愚人，为沙门不断正性，善讽受不断闻德，山泽受法不断闲居，念生佛慧不断宴坐，为一切劳不断贤者，行地严饰相及佛国不断分部福行，随众人行而为说法不断分部智慧，断众劳厄诸不善法不断分部一切德本，一切智觉一切善法具足不断。以道品正法怀来一切，是为法之祠祀。菩萨立法祠者，为得祠祀，最偶之福，为世间上。』当其，世尊！说是法时，梵志众中二百婆罗门发无上正真道意。我时甚自雅奇，得与正士高行者会，便解颈百千珠璎以上之。不肯取。我言：『取是而有所悦，自可。』念昔者维摩诘乃取珠璎，分作两分，仍如祠舍，持一分与诸下劣国中贫者，又持一分奉彼头波变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。并见其众及国土。头波变(汉言固受)，其国名炎气，皆见珠璎悬彼国上，变成彼佛珠交露棚，既见是化，又闻其言：『如是仁人施者，得近如来，而上达嚫不以想，施贫亦等无若干念，有大悲意不望其报，惠此法祠，为具足已。』国中贫人见此变化，闻彼佛语，皆发无上正真道意，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」如是，一切菩萨各称其所说不任诣彼。

## ◎维摩诘所说经诸法言品第五

佛复告文殊师利(汉言濡首)：「汝诣维摩诘问疾。」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维摩诘虽优婆塞，入深法要，其德至淳，以辩才立智不可称，一切菩萨法式悉闻，诸佛藏处无不得入，进御众魔降之以德，务行权慧非徒戏食。然，犹复求依佛住者，欲于其中开度十方。」于是，众菩萨大弟子，释梵四天王皆念：「今得文殊师利与维摩诘二人共谈，不亦具足大道说哉！」实时，八千菩萨、五百弟子、百千天人，同意欲行。于是，文殊师利与诸菩萨大弟子，及诸天人眷属围遶，俱入维耶离大城。

长者维摩诘心念：「今文殊师利与大众俱来，吾将立空室合座为一座，以疾而卧。」文殊师利既入其舍，见其室空，除去所有，更寝一床。维摩诘言：「劳乎，文殊师利！不面在昔，辱来相见。」

文殊师利言：「如何，居士！忍斯种作疾，宁有损不至增乎？世尊殷懃致问无量，兴起轻利游步强耶？居士！是病何所正立？其生久如，当何时灭？」

维摩诘言：「是生久矣。从痴有爱，则我病生，用一切人病，是故我病；若一切人得不病者，则我病灭。所以者何？欲建立众人故，菩萨入生死为之病，使一切人皆得离病，则菩萨无复病。譬如长者，有一子得疾，以其病故，父母诸父为之生疾；其子病愈，父母亦愈。菩萨如是，于一切人爱之若子，彼人病我则病，彼不病则不病。又言，菩萨病何所立？菩萨病者，以大悲立。」

文殊师利言：「何以空无供养？」

维摩诘言：「诸佛土与此舍，皆空如空。」

又问：「何谓为空？」

答曰：「空于空。」

又问：「解一为空？」

答曰：「空无与之，为空空。」

又问：「空复谁为？」

答曰：「思想者也，彼亦为空。」

又问：「空者当于何求？」

答曰：「空者当于六十二见中求。」

又问：「六十二见当于何求？」

答曰：「当于如来解脱中求。」

又问：「如来解脱者当于何求？」

答曰：「当于众人意行中求。又仁所问：『何无供养？』一切众魔皆是吾养，彼诸转者亦吾养也。所以者何？魔行者受生死，生死者则菩萨养；彼转者受诸见，菩萨于诸见不倾动。」

文殊师利言：「居士！所疾，为何等类？」

答曰：「仁者！我病不现不可见。」

又问：「云何是病？与身合？意合乎？」

答曰：「我病身合者，身为地；意合者，意为幻法。」

又问：「四种：地种、水种、火种、风种，何等种病？」

答曰：「是种者，一切人所习也。云何，文殊师利！菩萨观诸疾意，又以何习于有疾菩萨？」

文殊师利言：「于非常身不以泥洹，常现不淫；在身有苦，不以泥洹安而喜之；现于非身为众人导；身之空寂，不以永寂，为现本作。恒悲彼疾，不自计疾，以识宿命，导利人物，而无所惑，念善本修净，命不望彼，常精进，为医王灭众病，是为菩萨能与疾者相习。」

文殊师利又问：「何谓菩萨有疾其意不乱？」

维摩诘言：「菩萨疾者，意知是前未近之罪，住欲处故，是病皆为不诚之思，在众劳故。又，问疾者自于其法，都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如是病者，但倚四大。又此诸大，为都无主，是所倚亦无我。是病无我，专著两无专著。得病本者，必知精进无我人想，为起法相。身为法数，法起则起，法灭则灭。法转转不相念、不相知，起者不言我起，灭者不言我灭。知法想者，将养其意，而无所住。若以法想，受报大止，已离病者，我不为是。何谓断病？谓我作非我作悉断。何谓是我作非我作断？谓已自无欲。何谓已自无欲？谓内无习行。何谓内无习行？谓等不动不可动。何谓为等？谓我等泥洹等。所以者何？此二皆空。何名为空？所言为空。二者如是，凡圣道成，皆从平等，病亦不异。何谓所受亦空？谓已晓了不觉诸痛，不尽于痛，以取证际，如是二者为诸痛。长一切恶道已竟，近一切人兴大悲哀，吾为众人作自省法，观以除其病而不除法，亦不除其本病所生，知其根本而为说法。何谓为本？谓始未然。未炽然者，则病之本。何谓不然？于三界而不然。其不然何用知？谓止心。止心者，以不得也，非不然也。何以不得？二见不得，谓内见、外见是无所得。此，文殊师利！为疾菩萨其意不乱，虽有老死，菩萨觉之。若不如此，已所修治为无惠利。譬如胜怨乃可为勇，如是兼除老死苦者，菩萨之谓也。菩萨若病，当作是观：『如我此病非真非有，亦是众人非真非有。』已观如是，不堕妄见，以兴大悲，彼必来者，为断其劳，以合道意为彼大悲。所以者何？菩萨堕妄见，其大悲者，有数出生，不堕妄见。大悲菩萨不以数生，彼生为脱，为脱所堕，为脱出生，为脱受身。能为彼人说佛说法，是其誓也。如佛言曰：『其自安身，不解彼缚，不得是处而自安身，又解彼缚，斯得是处。』故曰已脱菩萨其行不缚。何谓缚？何谓解？菩萨禅定以缚诸我，以道缚我。缚者，菩萨以善权生五道解彼受。菩萨无权执智缚，行权执智解，智不执权缚，智而执权解。彼何谓无权执智缚？谓以空、无相、不愿之法生，不治相及佛国以化人，是无权执智之缚也。何谓行权执智解？谓修相及佛国开化人，而晓空、无相、不愿之法生，是行权执智之解也。何谓智不执权缚？谓以见行劳望受，立修行一切德善之本，是智不执权之缚也。何谓智而执权解？谓断诸见行劳望之受，以殖众德之本，而分布此道，是智而执权之解也。彼有疾菩萨已如是下此法，设身有病，观其无常、为苦、为空、为非身，是为智慧。又身所受，不以断恶生死，善利人民，心合乎道，是为权行。又若身病知异同意，彼过非新，则观其故，是为智慧。假使身病，不以都灭，所当起者，是为权行。是，文殊师利！为疾菩萨其意不乱，亦不高住。所以者何？若高住者，是愚人法；以卑住者，是弟子法。故菩萨住不高不卑，于其中无所处，是菩萨行；不凡夫行，不贤夫



行，是菩萨行；在生死行，不为污行，是菩萨行；观泥洹行，不依泥洹，是菩萨行；行于四魔，过诸魔行，是菩萨行；博学慧行，无不知时之行，是菩萨行；于四谛行，不以谛知行，是菩萨行；观无生行，不谓难至，是菩萨行；在缘起行，于诸见而无欲，是菩萨行；在诸人众无劳望行，是菩萨行；在闲居行，不尽身意，是菩萨行；于三界行，不坏法情，是菩萨行；为空无行，一切众事清德皆行，是菩萨行；行六度无极，为众人意行而度无极，是菩萨行；行六神通，不尽漏行，是菩萨行；受道之行，不兴小道，是菩萨行；以止观知魔行，不灭迹行，是菩萨行；于弟子缘一觉所不应不现行，不为毁佛法行，是菩萨行。」说是语时，八千天人发无上正真道意，文殊师利童子甚悦。

贤者舍利弗心念：「无床座，是菩萨大弟子当于何坐？」

维摩诘知其意，即谓言：「云何贤者，为法来耶？求床座也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居士！我为法来，非利所安。」

维摩诘言：「唯，贤者！其利法者，不贪躯命，何况床座。唯，舍利弗！夫利法者，非有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识求，非有阴、种、诸入之求，非有欲、色、无色之求。唯！舍利弗！夫求法者，不着佛求，不着法求，不着众求。又，舍利弗！夫求法者，无知苦求，无断习求，无造尽证惟道之求。所以者何？法无放逸，有放逸法，当知苦习，当为尽证以惟致道；斯求法者，无放逸之求也法。舍利弗！无有尘、离淫尘，其染污者，即为在边；斯求法者，无淫乐之求也法。舍利弗！无有壅界，在壅界者，则有分数；斯求法者，无壅界之求也。法无不净，在不净者，于法有取有放；斯求法者，无取放之求也。法无巢窟，有法者则为有窟；斯求法者，无窟倚之求也。法无有想，在占想者，则为坚识；斯求法者，无占想之求也。法无有漏，在流法者，为一切近；斯求法者，无一切之求也。法无见闻、无念、无知，于法有见闻念知者，则为已别；斯求法者，为无见闻之求也。是故，舍利弗！求法者，一切法唯无求也。」说是语时，五百天人诸法法眼生。

## 维摩诘所说经不思议品第六

于是，维摩诘问文殊师利：「仁者游于无量无数佛国亿百那术，何等佛土为一切持一切有好师子之座？」

文殊师利言：「有，族姓子！东方去此佛国度如三十六恒沙等刹，其世界名须弥幡，其佛号须弥灯王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，今现在。其佛身八万四千由延，佛师子座六万八千由延。其菩萨身四万二千由延，须弥幡国有八百四十万师子之座。彼国如来为一切持，其师子座为一切严。」

于是，维摩诘则如其像三昧正受现神足，应时彼佛须弥灯王如来，遣三万二千师子座，高广净好，昔所希见。一切弟子菩萨，诸天释梵，四天王来入维摩诘舍，见其室极广大，悉苞容三万二千师子座，所立处不迫迮，于维耶离城无所罣碍，于佛所止及四天处无所罣碍，悉见如故，若前不减。维摩诘言：「文殊师利！就师子座！与诸菩萨上人俱坐，当自立身如彼座像。」其得神通菩萨，即自变形为四万二千由延，坐师子座。其边菩萨、大弟子，皆不能升。

维摩诘言：「唯，舍利弗！就师子座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族姓子！此座为高广，吾不能升。」

维摩诘言：「贤者！为须弥灯王如来作礼，然后可坐。」于是，边菩萨、大弟子，即为须弥灯王如来作礼，便得坐师子座。舍利弗言：「未曾有也。族姓子！如是小室，乃容受此高广之座，于维耶离城无所罣碍，于佛所止及四天处无所罣碍，于诸国邑、天龙神宫，亦无罣碍。」

维摩诘言：「唯然，舍利弗！诸如来、诸菩萨有八不思議门。得知此门者，以须弥之高广入芥子中，无所增减，因现仪式，使四天王与忉利天，不知谁内我着此，而异人者，见须弥入芥子，是为入不思議壘界之门也。又，舍利弗！立不思議门菩萨者，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，不烧鱼鳖鼃鼃水性之属，不使龙、鬼神、阿须伦、迦留罗知我何入，因喻仪式，其于众生无所烧害。又，舍利弗！于是三千世界，如佛所断，以右掌排置恒沙佛国，而人不知谁安我往。又引还复故处，都不使人有往来想，因而现仪。又，舍利弗！有无量人生死奉律，立不思議门菩萨者，为奉律人现七夜为劫寿，人信知谓劫过，不知是七夜也。又，舍利弗！立不思議门菩萨者，现诸刹好以为一刹，立一切人置其右掌，顺化其意，与游诸刹，令如日现，不震一国，从是礼事十方诸佛。又令一切人从一毛孔见十方诸日月星像，十方阴冥，皆随入门，既无所害。又使佛国所有不减，一切旷然，各得修行。又能蹶取下方恒沙等刹，举置殊异无数佛土，若接颓坎安措地。又立不思議门菩萨者，为一切人故，如佛像色貌立以立之，如缘一觉像色貌立以立之，如弟子像色貌立以立

之，或如释如梵如转轮王像色貌立以立之。随十方语言音声上中下之所愿，一切以佛柔软音响而诱立之。为出佛语无常、苦、空、非身之声，以如事说诸佛法言出是辈声。」

于是，耆年大迦叶，闻说菩萨不思议门，谓舍利弗言：「譬如，贤者！于凡人前现众名香，非彼所见，则不能知，为若此也。今诸弟子闻是语者，可一时见不思议作，其谁闻此不思议门，不发无上正真道者！于此，贤者！吾等何为永绝其根，于此大乘，已如败种。一切弟子闻是说者，当以悲泣晓喻一切三千世界，其诸菩萨可悦预喜，如是说当顶受。若晓了不思议门者，一切魔众无如之何。」大迦叶说是语时，三万二千天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。

维摩诘报大迦叶言：「唯然，贤者！十方无量无央数魔魔怪，贤者！悉行恐怖。立不思议门菩萨者，常解度人。魔之所为十方无量，或从菩萨求索手足、耳鼻、头眼、髓脑、血肉、肌体、妻子、男女、眷属，及求国城、墟聚、财谷、金银、明月、珠玉、珊瑚、珍宝、衣裘、饮食一切所有，皆从求索。立不思议门菩萨者，能以善权为诸菩萨方便，示现坚固其性。所以者何？菩萨者，当上及不可使凡民逼迫之也。譬如，迦叶！龙象蹴踏，非驴所堪，为若此也。其余菩萨莫能为。菩萨忍逼犹如此，立不思议门菩萨入权慧力者也。」

◎

## 维摩诘经卷上

## 维摩诘经卷下

吴月氏优婆塞支谦译

### ◎观人物品第七

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：「菩萨何以观察人物？」

答曰：「譬如幻者见幻事相，菩萨观人物为若此。譬如达士见水中月，菩萨观人物为若此。譬如明镜见其面像，菩萨观人物为若此。取要言之，如热时之焰，如呼声之响，如空中之雾，如地水火风空，如诸情同等，如无像之

像，如真人断三垢，如沟港见自身，如如来诸所有，如所见诸色像，如得尽定无身不身，如空中之鸟无迹，如虫蚤之根自然，如梦所见已寤，如未生尘，如真人现；菩萨观人物为若此也。」

文殊师利曰：「如是观者，何以行慈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观人，人物为幻，知法亦然，而为说法。以慈修止，止而慈者，为无所起。行不饶慈，以无瑕秽；行等之慈，等于三涂；行无净慈，无所止处；行不二慈，内外无习；行不怒慈，为都成就；行牢强慈，强若金刚，莫能沮坏；行清白慈，内性已净；行平等慈，平若虚空；行如来慈，如本随觉；行佛之慈，觉诸凡人；行自然慈，以自觉正；行道之慈，同其所味；行无比慈，能却众恶；行大悲慈，导以大乘；行不视慈，其视如空；行布施慈，无所遗忘；行戒以慈，与恶戒眼；行忍以慈，彼我皆护；行精进慈，荷负众人；行一心慈，思所当念；行智慧慈，而以知时；行善权慈，一切现闻；行不谄慈，意净无求；行不饰慈，心无所著；行不我慈，无复恶意；行安慰慈，至于得佛，为立大安。菩萨之慈为若此也。」

文殊师利又问：「何谓为悲？」

曰：「所造德本，修辩为人。」

「何谓为喜？」

曰：「所以施众而无悔。」

「何谓为护？」

曰：「兼利之。」

又问：「生死为畏，菩萨何以御之？」

曰：「生死畏者，菩萨以圣大之意，为之作御。」

又问：「欲建圣大，当何所立？」

曰：「建圣大者，必等一切而度众生。」

又问：「欲度众生，当何除解？」

曰：「度众生者，解其劳尘。」

又问：「既解劳尘，当复何应？」

曰：「已解劳尘，当应自然。」

又问：「何所施行，而应自然？」

曰：「不起不灭，是应自然。」

又问：「何等不起？何等不灭？」

曰：「不善不起，善者不灭。」

又问：「善、不善孰为本？」

曰：「善、不善身为本。」

又问：「身孰为本？」

曰：「欲贪为本。」

又问：「欲贪孰为本？」

曰：「不诚之杂为本。」

又问：「不诚之杂孰为本？」

曰：「不住为本。如是，仁者！不住之本无所为本，从不住本立一切法。」

于是，有天在其室止，闻上人言，现其天身，即以天华散诸菩萨、大弟子上。华至诸菩萨即如应若持，至大弟子，即着不堕，一切弟子神足举华，便不堕落。天问舍利弗：「何故举华？」

曰：「不如应，是以举之。」

天曰：「不然！此华如应！何为贤者谓之不应？又如此华无应不应，贤者自为应不应耳。观诸大人华不着身者，以一切弃应不应也。譬如丈夫畏时，非人得其便；弟子畏生死故，色声香味细滑得其便；已离畏者，一切五乐无能为也，止处未断，华着身耳，止处断者，华不着也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天止此室，其已久如？」

曰：「至于此久，如耆年解脱。」

又问：「止此久耶？」

曰：「耆年解脱，亦何如久？」舍利弗默而不答。

天曰：「如何耆旧大智而默？」

曰：「真解者无所言取，故吾于是不知所云。」

天曰：「若耆年案文言之，则一切如文解相。何则？解脱者，不内不外，不从两间得，而文字亦无内外两间之得。是故，贤者！无以文字说解脱也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皆从等解。」

曰：「不复以不欲淫怒痴而解乎？」

天曰：「甚慢者，不用是说解，如不乐慢，淫怒痴者乃以是解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天女！奚得以何为证，辩乃如是？」

曰：「不我得，不为证，故辩如是。若有得有证则于自然法律为甚慢矣！」

舍利弗问天：「汝于三乘，为何志求？」

天曰：「弟子行者，乘弟子法；缘一觉行，眼见道意；求大乘者，自行大悲。如入栴檀林者，唯嗅栴檀，不嗅他香。如是，贤者！在佛德香之室者，不乐弟子、缘一觉香。若天龙神、释梵四天王得入此室，闻斯正士讲说法者，皆乐佛美德香，终不起欲乐香也。昔者菩萨发意出家，十有二年吾止此室，不闻弟子、缘一觉之杂言，但闻殊异菩萨杂语，大慈大悲不可思议佛法积要。又，舍利弗！此室有八未曾有自然之法，以现正化。何谓八？此室昼夜照以智慧覩佛金光，不以日月所照为乐，是为一未曾有；此室入者，在中而止，一切无复淫怒痴垢，是为二未曾有；此室恒有释梵四天王、异刹菩萨来会不休，是为三未曾有；此室常闻讲说道，化六度无极不退之轮，法语不废，是为四未曾有；此室天人恒歌正乐，弦出无量法化之声，是为五未曾有；此室其中有四大藏众宝积满，周穷济乏求得无尽，是为六未曾有；此室释迦文、阿閼佛、宝首、乐忻、宝月、宝净、无量、固受、师子响、慧作

斯，彼诸如来等，是正士念时说时，彼佛即为来，来说佛行无不悦怿，是为七未曾有；此室清静，常见诸天名好宫室，及一切佛严净之土，是为八未曾有自然之法。如是，贤者！此常见正，谁已见此，当复舍学弟子法乎？」

舍利弗问天：「汝何以不转女人身？」

天曰：「满十二岁，始以女人形求而得之，夫女人相犹幻事也。故女人为幻观世如类，而云何以转女人身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观诸有身皆无所成。」

「如是，贤者！一切诸法亦无所成，奚为复问何转女身？」于是，其天即以神足，立舍利弗令如天像，天自化身如舍利弗。既现化，而问曰：「云何贤者转为此女像？」

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曰：「不识吾何以转成此女像也。」

天曰：「贤者！若能转此女像，则众女人身可转，若其不女于女身亦不见者，则众女人虽女身，为非女非见也。又如佛言：『一切诸法非女非男。』」实时，舍利弗身复如故。

天曰：「贤者！何缘作此女相？」

曰：「吾不作，非不作。」

天曰：「如是，贤者！诸法亦非作非不作。夫不作非不作者，佛所说也。」

舍利弗问天：「汝没此，当于何生？」

天曰：「佛化所生，吾如彼生。」

曰：「如佛化生，非没生也。」

天曰：「众生犹然，亦不见其没生者也。」

曰：「天久如能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乎？」

曰：「久犹凡民之普得法，乃吾成最正觉。」

曰：「云何凡民之普得法者，无乃非处乎？」

天曰：「其为无上最正觉者非有处也。所以者何？佛无所立，故曰无所于最正觉者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今诸佛最正觉，及其已正觉与当正觉者，如江河沙，皆谓何乎？」

曰：「此以文数为读者耳，非谓道有去来今也。夫三涂等，且如贤者得道云何？」

曰：「所得者，为不惑耳。」

天曰：「如是，贤者！吾成佛者，亦以为彼未正觉故。」

尔时，维摩诘谓贤者舍利弗言：「是天已奉事九十二亿佛，神通之智已解了，所愿普具，法忍已得，已不退转，愿行如言所欲能现。」

## 维摩诘经如来种品第八

文殊师利问曰：「何谓，族姓子！菩萨所至到处兴有佛法？」

维摩诘言：「其来往周旋，有智慧兴有佛法。」

「菩萨来往，为之奈何？」

「其至五无间处，能使无诤怒；至地狱处，能使除冥尘；至于畜生处，则为除闇昧，能使无慢；求入饿鬼道，一切以福，随次合会；至无智处，不与同归，能使知道；在怒害处，为现仁意，不害众生；在憍处，为现桥梁，合聚度人；在尘劳处，为现都净，无有劳秽；如在魔道，则能使其觉知所缘；在弟子道，所未闻法，令人得闻；在缘一觉道，能行大悲，坐而化人；入贫窳中，则为施以无尽之财；入鄙陋中，为以威相严其种姓；入异学中，则使世间一切依附；遍入诸道，一切能为解说正要，至泥洹道，度脱生死。如无绝已，是为菩萨来往周旋所入诸道，能有佛法。」

于是，维摩诘又问文殊师利：「何等为如来种？」



答曰：「有身为种，无明与恩爱为种，淫怒痴为种，四颠倒为种，五盖为种，六入为种，七识住为种，八邪道为种，九恼为种，十恶为种；是为佛种。」

曰：「何谓也？」

文殊师利言：「夫虚无无数，不能出现住发无上正真道意，在尘劳事未见谛者，乃能发斯大道意耳。譬如，族姓子！高原陆土，不生青莲芙蓉蘅华，卑湿污田，乃生此华。如是，不从虚无无数出生佛法，尘劳之中乃得众生而起道意，以有道意则生佛法，从自见身积若须弥，乃能兼见而起道意，故生佛法。依如是要，可知一切尘劳之畴，为如来种。又譬如人不下巨海，能举夜光宝耶？如是，不入尘劳事者，岂其能发一切智意？」

贤者大迦叶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文殊师利快说此言，诚如之意尘劳之畴，为如来种，奚但身见能发无上正真道乎？虽以五无间具，犹能发斯大道意而具佛法矣。已得罗汉为应真者，终不能复起道意而具佛法也。如根败之士，其于五乐不能复利，如是弟子杂行已断，其于佛法不乐不利无复志愿，是以凡夫于佛法为有反复，如弟子无有。所以者何？凡夫闻佛法能起大道，不断三宝，使夫弟子终身闻佛法、力、无所畏，非复有意起大道也。」

于是，众中有坐菩萨，字众像见，问维摩诘言：「居士！父母妻子，奴客执事安在？朋友亲戚徒隶，为谁群从？所有象马、车乘，皆何所在？」

尔时，长者维摩诘答众像见，而说颂曰：

「母智度无极，	父为权方便，
菩萨由是生，	得佛一切见。
乐法以为妻，	悲慈为男女，
奉谛以降调，	居则思空义。
学知一切尘，	其生随所欲，
上道为亲友，	觉意而不着。
我徒勇而果，	群从度无极，
四恩当女事，	乐以歌道德。
总持为苑囿，	觉华甚奇快，
厥实度知见，	彼树法林大。
八解之浴池，	正水满其渊，

净叶众如殖，  
参驾五通驰，  
调御以道意，  
相具以严容，  
惭愧免行成，  
七宝货之大，  
得报利弘多，  
守如禅解教，  
以是依诸佛，  
是食甘露者，  
不慢不疑净，  
在彼众尘埃，  
降伏一切魔，  
其于所堕生，  
为现诸刹土，  
供养亿如来，  
不我则为佛，  
修治佛土净，  
由是得最刹，  
一切民萌类，  
一时能尽现，  
邪行为顺现，  
方便度无极，  
为现胜言教，  
佑化诸人物，  
现劫尽干烧，  
众人有常想，  
正使或亿千，  
能悉为空舍，  
如有禁呪语，  
皆为到彼度，  
世间众道术，  
非以随疑见，  
或作日月天，  
浴此无垢尘。  
大乘难过踰，  
八道坦忘忧。  
众好饰其姿，  
华鬘谓不疑。  
求者兼与法，  
随布分斯道。  
无患清净道，  
常勇志不摇。  
以解味为浆，  
戒品为涂香。  
勇健莫能胜，  
咸使至道场。  
都已无惑根，  
将护度众尘。  
奉诸三界将，  
生辄务成养。  
训化诸群生，  
无人人所行。  
声响及众变，  
菩萨乐精进。  
随欲牵致来，  
一切示轨仪。  
示身终如死，  
于幻法不殆。  
更始生地形，  
照令知无常。  
出之一邑里，  
安诸施以道。  
嶮谷若干辈，  
菩萨无所畏。  
一切从而学，  
因之解人惑。  
或为梵中尊，

为地主以德，  
劫中有疾疫，  
勤恤护养安，  
劫中设饥馑，  
前救彼饥渴，  
劫中若兵起，  
化之以不诤，  
若于大战中，  
恒协用和安，  
至于有狱刑，  
辄至到于彼，  
所往方教化，  
一切生索现，  
在欲示饶有，  
能禁制魔首，  
火中生莲荷，  
无比为大炬，  
有民众所聚，  
导以无贪欲，  
求为世间将，  
辅上而怀下，  
周惠诸贫民，  
因厥所布施，  
在于憍慢中，  
消伏诸贡高，  
见人有危惧，  
既施使无畏，  
为五通仙人，  
立众以净戒，  
以敬养烝民，  
所有僮仆奴，  
随如方便随，  
欲现一切最，

为风神亦然。  
为之设医药，  
除病消诸毒。  
则施食与浆，  
却以法语人。  
己为作慈利，  
兆民得休济。  
则我得<sup>臣</sup>众，  
菩萨力势强。  
佛土不可胜，  
趣使众庶宁。  
五道遍分明，  
此为菩萨生。  
现舍而行禅，  
莫知孰执焉。  
是可谓希有，  
其在欲能尔。  
则为兴农利，  
立之以佛智。  
宗长若帝师，  
以此安群黎。  
资财无有极，  
劝励起道德。  
示现作力士，  
使立佛正道。  
居前而慰安，  
乃化以道真。  
修治梵行事，  
及忍和损意。  
见者乐精进，  
教学立其信。  
令人得乐法，  
善权必深学。

无际行谓此，是以游无疆，  
合会无边慧，说法无有量。」

## 维摩诘经不二入品第九

于是，维摩诘问众菩萨曰：「诸正士！所乐菩萨不二入法门者，为何谓也？」

座中有名法作菩萨，答曰：「族姓子！起分为二，不起、不生则无有二，得不起法忍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首闭菩萨曰：「吾我为二，如不有二，不同像则无吾我，以无吾我，无所同像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不眴菩萨曰：「有受为二，如不受则无得，无得者不作渊，以无作无驰骋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首立菩萨曰：「劳生为二，为劳乘者其于生也，弗知弗乐，以过众知而受色欲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善宿菩萨曰：「虑知为二，当以不虑不知，于诸法念作而行不念作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善多菩萨曰：「菩萨意、弟子意为二，如我以等意于所更乐，无菩萨意，无弟子意，与无意同相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善眼菩萨曰：「一相、不相为二，若都不视、不熟视、不暂视，不作一相，亦不暂相，于视不视以等视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奉养菩萨曰：「善、不善为二，于善不善如无所兴，是谓无想，以无想立者，而不为二，都于其中而无度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师子意菩萨曰：「一切不受为二，当如金刚而无觉知，不为愚行亦不解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勇意菩萨曰：「漏、不漏为二，如得正法则其意等，已得等者，终不为漏不漏想，亦不以无想而得，不以想受而住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净解菩萨曰：「此有数、此无数为二，若离一切数则道与空等，意都已解无所著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人乘菩萨曰：「是世间、是世尊为二，若世间意空，于其中不舍不念，不依尊上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目见菩萨曰：「尽、不尽为二，尽者都尽，都尽者不可尽，是谓无尽；无所尽，故曰尽。曰尽者，无有尽，如斯入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普闭菩萨曰：「我、非我为二，如我之不得，非我何可得？于我自然而不作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明天菩萨曰：「明、不明为二，不明滋多，是故有明，若是不用不计，以作等计，于其中而平等，不以二得要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爱覲菩萨曰：「世间空耳，作之为二。色空不色败空，色之性空，如是痛想行识空而作之为二，识空不识败空，识之性空，彼于五阴，知其性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光造菩萨曰：「四种异、空种异为二，空种自然，四大亦尔，本空自然，末空自然，知此种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善意菩萨曰：「眼色为二，其知眼者，见色不染、不怒、不痴，是谓清淨。如是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更、心法为二，其知心者，于法不染、不怒、不痴，是谓清淨。如此住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无尽意菩萨曰：「布施、一切智而分布为二，布施而自然，一切智亦尔；一切智自然，布施亦尔。如是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、一切智而分布为二，智慧而自然，一切智亦尔；一切智自然，智慧亦尔。于其中而一入者，是不二入。」深妙菩萨曰：「空异、无相异、无愿异为二，如空则无相，无相则无愿，无愿者不意、不心、不识、不行，其以一向行众解门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寂根菩萨曰：「佛法众为二，佛性则法，法性则众，一切是三宝无有数，无数则朴，朴则正诸法，乐随此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不毁根菩萨曰：「有身与有身尽为二，有身则有尽，何则？从身生见，从见有身。是故有身有毁灭杂，彼以无杂自然如灭，而不迷不惑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善断菩萨曰：「身、口、心为二，所以者何？是身则无为之相也，如身之无为，口相亦无为，如口之无为，心相亦无为，如其心之无为，一切法亦无为。其以无二无三事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福土菩萨曰：「福与不福，为与不知为二，于福不福，如不知为如，不有为是则无二。其于罪福不以知为如自然相，以空知者，不是福不非福，亦不无知，觉如此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首怀菩萨曰：「攀缘称说为二，若其不攀缘则无所不善、无非善也。如无不善、无非善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月盛菩萨曰：「闇与明为二，不闇不明，乃无有二。何则？如灭定者，无闇无明，如诸法相而等入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宝印手菩萨曰：「其乐泥洹，不乐生死为二，如不乐泥洹，不恶生死，乃无有二。何则？在生死缚彼乃求解，若都无缚，其谁求解？如无缚、无解、无乐、无不乐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心珠立菩萨曰：「大道、小道为二，依大道者不乐小道，亦不习尘，无大道相，无小道相，如如想之士，无以行道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诚乐仰菩萨曰：「诚不诚为二，诚见者不见诚，奚欺伪之能见！何则？非肉眼所见也，以慧见乃而见。其以如见、不见、无不见者，是不二入。」

如是，诸菩萨各各说已，又问文殊师利：「何谓菩萨不二入法门者？」

文殊师利曰：「如彼所言，皆各建行，于一切法如，无所取、无度、无得、无思、无知、不见、无闻，是谓不二入。」◎

## ◎维摩诘经香积佛品第十

于是贤者舍利弗心念：「日时欲过，此诸大人当于何食？」

维摩诘知其意而应曰：「唯然，贤者！若如来说八解之行，岂杂欲食而闻法乎？要闻法者当为先食。」是时维摩诘即如其像正受三昧，上方界分去此刹度如四十二江河沙佛土，有佛名香积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，世界曰众香。一切弟子及诸菩萨皆见其国，香气普熏十方佛国诸天人民，比诸佛土，其香最胜。而彼世界无有弟子、缘一觉名，彼如来不为菩萨说法。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楼阁，经行香地，苑园皆香，菩萨饮食则皆众香，其香周流无量世界。时，彼佛诸菩萨方坐食，有天子学大乘，字香净，住而侍焉。一切大众皆见香积如来与诸菩萨坐食，维摩诘问众菩萨言：「诸族姓子！谁能致彼佛饭？」皆曰不能。即复问文殊师利：「卿！此众中未悉了乎？」

答曰：「如佛所言，未知当学。」

于是，维摩诘不起于座，居众会前化作菩萨，光像分明，而告之曰：「汝行，从此佛土度如四十二江河沙世界，到众香刹香积佛所。往必见食，则礼佛足，如我辞曰：『维摩诘言：「愿得世尊所食之余，欲于忍界施作佛事，令此懈怠之人，得弘大意，亦使如来名声普闻。」』」即化菩萨居众会前，上升上方，忽然不现，举众皆见其去。而化菩萨到众香界，礼彼佛足言：「维摩诘菩萨稽首世尊足下，敬问无量，兴居轻利，游步康强，少承福庆，愿得世尊所食之余，欲于忍界施作佛事，令此懈怠之人得弘大意，亦使如来名声普闻。」彼诸菩萨皆愕然曰：「此人奚来？何等世界有懈怠人？」即以问佛。香积报曰：「下方去此度如四十二江河沙刹，得忍世界，有佛名释迦文汉言能仁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。于五浊刹，以法解说懈怠之人。彼有菩萨名维摩诘，说上法语，今遣化来，称扬我名。」彼菩萨曰：「其人何如，乃作是化，德力无畏，神足若斯？」佛言：「甚大。一切世界皆遣化往，化作佛事，以立众人。」

于是，香积如来，以满钵香饭，一切香具，与化菩萨。时，彼九万菩萨俱发声言：「我等欲诣忍土见释迦文。」彼佛报言：「往！族姓子！賚尔忍香入彼世界，无以仁故，有放逸意，自持汝所乐行，勿念彼国菩萨不如，无得于彼生废退意而有劳想。所以者何？佛土虚空，诸佛世尊欲度人故，为现其刹耳。」化菩萨既受饭，与诸大人，俱承佛圣旨，及维摩诘化，须臾从彼已来在维摩诘舍。维摩诘即化为九万师子床，严好如前，诸菩萨皆坐讫，化菩萨奉佛具足之饭与维摩诘，饭香一切熏维耶离，及三千大千世界皆有美香。时，维耶离诸梵志，居士尊者，月盖等，闻是香气，皆得未曾有自然之法，身意快然。具足八万四千人入维摩诘舍，观其室中，菩萨甚多，覩师子座，

高大严好，见皆大喜，悉礼菩萨、诸大弟子，却住一面。诸香地天人，色行天人，皆来诣舍。维摩诘谓耆年舍利弗诸大弟子言：「贤者！可食如来之饭，惟大悲味，无有限行以缚意也。」

有异弟子念此饭少，而此大众人人当食。化菩萨曰：「四海有竭，此饭无尽，使众人食抔若须弥，犹不能尽，是不可尽。所以者何？无有尽戒，至于定慧，解度知见，如来之饭，终不可尽。」于是，钵饭悉饱，众会饭故不尽，诸菩萨、大弟子、天与人食此饭已，气走安身，譬如一切赡养国中诸菩萨也。其香所熏，毛孔皆安，亦如众香之国，香彻八难。

于是，维摩诘问众香菩萨言：「诸族姓子！香积如来云何说法？」

彼菩萨曰：「我土如来无文字说，但以其香，而诸菩萨自入律行，菩萨各各坐香树下，其香皆熏，一切同等，悉得一切香德之定，堪任得定，菩萨一切行无所著。」

彼诸菩萨问维摩诘：「今世尊释迦文，云何现法？」

维摩诘曰：「此土人民刚强难化，故佛为说刚强之语：是趣地狱，是趣畜生、鬼神之道，是为由身、由言、由意恶行之报。至于不善恶行滋多，故为之说若干法要，以化其麤犷之意。譬如象马[怡-台+龙]悞不调，着之羈絆，加诸杖痛，然后调良。如是难化诤张之人，为以一切苦谏之言，乃得入律。」

彼菩萨曰：「未曾有。如世尊释迦文，乃忍以圣大之意，解贫贪之人，及其菩萨亦能劳谦，止斯佛土，甚可奇也！」

维摩诘曰：「如卿等言，此土菩萨于五罚世，以大悲利人民，多于彼国百千劫行。所以者何？诸族姓子！此忍世界有十德之法为清净，彼土无有。何等十？以布施，摄贫穷；以敬戒，摄无礼；以忍辱，摄强暴；以精进，摄懈怠；以一心，摄乱意；以智慧，摄恶智；以悔过，度八难；以大乘，乐遍行；以种德本，济无德者；以合聚，度人民。是为十德。而以发意取彼。」

彼菩萨曰：「为以几法，行无疮痍，从此忍界到他佛土？」

维摩诘曰：「有八法行，菩萨为无疮痍，从此忍界到他佛土。何等八？为众设耻，避乱羞望；为一切人，任苦忍诤；为诸善本，以救众生；为不距众，



人而爱敬；菩萨所未闻经，咨听不乱；不嫉彼供，不谋自利；常省已过，不讼彼短；自检第一以学众经。是为八。」

当此维摩诘与众会及文殊师利说法时，满百千人发无上正真道意，十千菩萨逮得法忍。

## 维摩诘经菩萨行品第十一

是时，佛说法于奈氏之园，其场忽然广博严事，一切众会皆见金色。贤者阿难问佛言：「世尊！是为谁先瑞应，而此场地广博严事，一切众会皆见金色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是维摩诘、文殊师利大众欲来，故先为此瑞应。」

于是，维摩诘报文殊师利：「吾欲诣如来，此诸大人可共见佛，礼事供养。」

文殊师利言：「善哉！行矣，宜知是时。」

是时，维摩诘即如其象而为神足，使一切众立其右掌，并诸师子座，共行诣佛。既到，诸菩萨皆避坐而下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。诸大弟子，释梵四天王，稽首佛足，皆住一面。于是，世尊问讯诸菩萨，使各复坐。即悉受教。众坐已定，佛语贤者舍利弗言：「汝已见菩萨大士之所为乎？」

对曰：「唯然，已见。」

佛言：「以何等相而知其转？」

对曰：「其转不可念知，非意所图，非度所测，我覩其为不可思议。」

阿难问佛：「今所闻香，自昔未有，是为何香？」

佛言：「是彼菩萨身毛孔之香也。」

舍利弗告贤者阿难：「我等一切诸毛孔，亦得是香。」

阿难言：「此所从出？」

曰：「是维摩诘从香积佛取饭，于舍食者，一切毛孔皆香若此。」

阿难问曰：「是香气转能久如？」

维摩诘答言：「至此饭消。」

曰：「此饭者几时而消？」

答曰：「此饭住止至七日七夜，后乃消化。而随所语，若弟子行者，服食此饭，不得道终不消。其食此饭而中止者，则不消也。新行大道而服食此饭，不得法忍则亦不消。若得法忍而食此饭，至一生补处，其饭乃消。譬如，阿难！阿昏陀药其香遍一室，皆作蜜香气，悉消众毒，药气乃歇。此饭如是，未孚即消。至诸垢毒一切除尽，饭气乃消。」

阿难曰：「彼以佛事作此饭耶？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。阿难！或有佛土以光明作佛事；或有佛土以菩萨作佛事；有以如来色相、名号现作佛事；有以衣食、苑园、棚阁而作佛事；有以示现神足变化而作佛事；有以虚静空无寂寞为作佛事，而使达士得入律行；有以影、向、梦、幻、水月、野马，晓喻文说而作佛事；有以清静，无身无得，无言无取，而为众人作佛事。若此，阿难！不有是义及诸所有，亦不为人作佛事也。以此四魔八十四垢，百千种人为之疲劳，是故诸佛为作佛事。故此，阿难！名为佛法，随所行入之法门。菩萨得入此门者，若得一切好大佛土，不以喜悦，得不好土，而亦不避，其近如来即益起敬。妙哉！一切佛法，以等度人，而佛土不同。譬如有佛土有地若干，道所覆盖不若干也。如是，阿难！有诸如来为若干像，其无碍慧不若干也。正等，阿难！如来身色，威相性大，戒定慧解度知见事，力无所畏，及佛法慈悲护安，受行寿量，说法度人，是故，名为等正觉，名为如来，名为佛。此三句者，其义甚广，使吾以劫之寿，未能周竟三千大千申畅其义，以知众生之意。上智多闻，得念总持，为一切人说此三句之义，穷劫未能竟，此为等正觉，为如来，为佛者也。是故，阿难！佛道无量，如来智辩不可思议。」

阿难白佛：「愿今已后，无称我为上智多闻。」

佛言：「阿难！汝起疲厌之意，于弟子中为最多闻，比诸菩萨未有见焉。菩萨志愿所作弥多，一切海渊尚可测量，菩萨智慧诸持定念，种种所得不可称度。阿难！汝且观菩萨行。是维摩诘一时所现德善之本，彼诸弟子、缘一觉者，一切变化于百千劫不能现也。」

于是众香世界菩萨来者，皆叉手言：「如来名等，吾甚思念，无有遗忘，于此佛土终不起想。又如世尊诸佛权道不可思议，以度人故，为随所欲而现佛土之好。愿佛赠我以佛之法遗，迁于彼土当念如来。」

佛告诸菩萨言：「有尽不尽门，汝等当学。何谓为尽？谓其有数。何谓不尽？谓为无数。如菩萨者，不尽于数，不住无数。以何于数而不动者？谓之大慈不动，大悲不舍，性以和乐，意而不荒，见人而悦，奉事圣众，惠施躯命，以受正法，种善无厌，分德不住，学法不懈，说教不忘，供事佛劝，所生不恐，具受不慢，不轻未学，不为尘埃，守真化生，欣乐受决。安身以力，安彼以悦。禅定为学行想，生死为善权想，来求为贤友想，悉知为具足想，所有为布施想，恶戒为依受想，不忍为忍默想，懈怠为精进想，乱意为知念想，恶智为行智想，度无极为父母想，道品法为群从想。欲行众善，而无厌足，以诸刹好，成己佛土。生死无数劫，意而有勇；闻佛无量德，志而不倦。劳者为作归，贪者为福，导为众重任，晓阴入种降魔兵，不以谋为法，渊慧有余，以少求而知足。诸世间已毕竟，于众俗不渐渍，得世际感圣贤，现诸仪式，起神通行。博闻能讽，慧力持念，断众人疑，知本本根，无碍无住，为致辩才。顺化天人，十善为净，梵迹为立，行四无量。致佛音声为法都讲，导至善行得佛仙路，捐身口意，行欲殊胜，意在众经取菩萨众以大乘法，德行不败，善法不惑。如是，诸族姓子！以应此法者，不尽数也。」

「何谓菩萨不住无数？谓求为空，不以空为证；求为无相、无数、无愿，不以无相、无数、无愿，随至为证。观于无常，不厌善本；观世间苦，以诚信生；观于非身，诲人不倦；观寂然法，寂而不转；观退转者，身意不随；观无处所，为住生死，以度斯漏；观无所行，为行导人；观于无我，以大悲乘而成济之；观无所生，不随弟子、缘一觉律；观于惶荒，不荒福德；观夫虚无，不虚正智；观于言语，不厌智慧；观无有主，应自然智；观无适莫，义合则行是为。诸族姓子！菩萨不住无数。」

「又复不尽数者，为合会福，不住无数者，为合会慧；不尽数者，为行大慈，不住无数者，为有大悲；不尽数者，为道人民，不住无数者，为求佛法；不尽数者，为具佛身相，不住无数者，为具一切智；不尽数者，为行善权，不住无数者，为出智慧；不尽数者，为净佛土，不住无数者，为佛立故；不尽数者，利诱进人，不住无数者，现人利故；不尽数者，计会善本，不住无数者，施善力故；不尽数者，为具所愿，不住无数者，为本愿故；不尽数者，为具满性，不住无数者，为性净故；不尽数者，为五通不邪，不住

无数者，知佛六通故；不尽数者，行度无极，不住无数者，无满时故；不尽数者，求诸佛宝，不住无数者，不求无宝处故；不尽数者，习行众药，不住无数者，知彼众病故；不尽数者，生死自然，不住无数者，泥洹自然故。」

于是，彼诸菩萨闻此喜悦，皆生善心。诸是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好华，积至于膝，以供养佛。稽首佛足，右遶三匝，以次合聚。于是佛土忽然不现，须臾之间已还彼国，近香积佛。

## 维摩诘经见阿閼佛品第十二

于是，世尊问维摩诘：「汝族姓子！欲见如来，为以何等观如来乎？」

维摩诘曰：「始不以生，终不以数，今则不住。空种是同，入无所积，眼耳鼻口身心已离三界。不疲懈三脱门，得三达智，为无所至，至一切法，得无碍立，积于诚信，如无所住，如慧无杂，不生因缘。不为相，不熟相，不暂相。不一相不非相，不无视不为视，不熟视不暂视，不此岸不度泛不中流，不以此不以彼不以异，不解慧不住识。无晦无明，无显无名，无弱无强，无教无不教，无净无不净，无数无不数，无言无不言。不施不受，不戒不犯，不忍不诤，不进不怠，不禅不乱，不智不愚，不诚不欺，不出不入，不往不反，断诸杂声，非有土非无土，非有余非尽[歹\*斯]，非模非想，非着舍着，平等正法。非量非称，非过非逝非作，非见非闻，非意非识，度诸所生，正至诸慧，等诸人物，说一切法。无所生无所有无罣碍，一切受无不乐作，无刺无击，无灭无败无固，无畏无忧，无喜无声，一切灭说无语。如是，世尊！如来身为若此，为如是观。如是观者，名为正观，以他观者，犹为邪观。」

贤者舍利弗承佛圣旨，而问佛言：「是人何没，来生此土？」

佛言：「汝自以是问维摩诘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族姓子！汝于何没，而来生此？」

维摩诘言：「如卿，贤者！以法为证，没当何生？」

曰：「安有斯法，没而生者？」

维摩诘曰：「若无没来，何有诸法？曷云如是：『汝于何没而来生此？』幻士造化，为男为女，宁有没来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化者，无没生也。」

维摩诘曰：「如来不云一切法化自然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。」

曰：「化自然相，非诸法耶？曷云如是：『汝于何没，而来生此？』没者，舍利弗！为行尽[歹\*斯]，生者，为行长善。菩萨没者，不尽善本，生不长恶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是族姓子本从阿閼佛阿维罗提世界来。阿閼者汉言无怒。阿维罗提者妙乐也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希有！世尊！是族姓子乃从清净佛土而来，乐此多怒之处。」

维摩诘言：「云何，贤者！夫日一切周，行冥中为乐冥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然！日不休者，其明堪任行众冥故也。」

曰：「夫日奚故行阎浮利上？」

答曰：「欲以明照，为之除冥。」

曰：「如是，贤者！菩萨若生不净佛土，则净其人不俱为污，一切所近辄为除冥。」

是时，大众渴仰，欲见妙乐世界阿閼如来，及其大人。佛知一切众会所念，即请维摩诘言：「族姓子！现此众中，妙乐世界阿閼如来及其菩萨、诸弟子众，众皆欲见。」

于是，维摩诘菩萨自念：「吾当止此师子座不起，为现妙乐世界铁围山川，溪谷江湖，河海州域，须弥众山，明冥日月，星宿龙神，天宫梵宫，及众菩萨、弟子具足，国邑墟聚，人民君王，阿閼如来及其道树、所坐莲华，其于十方施作佛事。及其三重宝阶，从阎浮利至忉利宫，其阶忉利诸天所，以下阎浮利礼佛拜谒供事闻法，阎浮利人亦缘其阶上忉利宫，天人相见，如是无

数德好之乐，从妙乐世界上至第二十四阿迦膩咤天。又断取来供养入此忍界，使一切众两得相见。」维摩诘念欲喜众会，即如其像，正受三昧，而为神足，居诸众前于师子座，以右掌接妙乐世界来入忍土。

彼得神通菩萨天人弟子，见接举来，皆起称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哀取我！惟，世尊！安立我！」阿閼佛以方便受众人而解之曰：「非我所为，是维摩诘所接也。」其余天人不知为谁取我如往，而妙乐世界入此忍土，不增不减，又此土不迫隘，而彼土亦不损也。

于是，世尊释迦文告诸众曰：「汝等观是妙乐世界阿閼如来，其土严好，菩萨行净，弟子清白。」皆曰：「唯然，已见。愿受如是净好佛土。」诸菩萨皆欲追学阿閼如来菩萨所行。其于是见彼阿閼如来佛土者，十四亿人起无上正真道意，皆愿生妙乐世界。佛即记说：「是辈皆当生妙乐土。又当来化我此忍世界，一切化已，当复还彼。」

佛问舍利弗：「汝已见妙乐世界阿閼如来？」

「如是，世尊！见彼土人，一切净好，皆得神足如维摩诘。我等，世尊！快得善利，得与是辈从之正士相见与事。在在人人，闻是法者，快得善利。谁闻是语而不好信？如有手执翫习讽读，是为得佛行念；如有讽起是经法者，为受正法为舍众道，为如来到其舍；若究畅书，随是法说而敬事者，是为得佛福施得大法智。其以是经四句颂教，为同学说，是为已得记莚，为得法乐已甚解矣。」

### 维摩诘经法供养品第十三

于是，天帝释白佛言：「多福哉！世尊！得近如来、文殊师利者，虽百千闻，未有若此纯法化者也。以宿曾闻是法不疑故，使其人得此法乘，能受持诵，况我面值应心与合。诸爱此者，吾无所违，若一切见轨迹不离诸佛者，于诸彼转其已得胜，为降众魔而来体道，道意佛念其人必得。持是法者，吾与官属，当助安之。在所墟聚国邑，有以是法教劝说者，吾与官属共诣其所。其未乐之天人，吾当起其乐，必以喜乐而营护法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天帝！吾代汝喜。是诸去、来、现在佛得道者，皆说是法。若是，天帝！欲得供养去、来、现在诸佛世尊，当受是法，持诵自清，宣示同学。正使，天帝！三千世界如来满中，譬如甘蔗、竹芦、稻麻、

丛林，甚多无数皆为如来，有贤者子、贤者女，于一劫若百劫，敬之、事之、奉之、养之，一切施安进诸所乐。至诸佛般泥曰，一一等意，穿地藏骨，立七宝塔，周于四方，弥满佛界，高至梵天，施設盖幡，为诸佛别造塔，皆于一劫若百劫，供养众华、众香、众盖、幢幡、伎乐。云何？天帝！此人殖福能增多不？」

曰：「多矣。世尊！彼之福佑，不可称说亿百千劫。」

佛告天帝：「当以知是贤者子、贤者女，受此不思议门所说法要，奉持说者，福多于彼。所以者何？法生佛道，法出诸佛，其能供养此正法者，非思欲施辈，当以知此。」

佛告天帝：「有昔过去无央数劫不可称计，时世有佛，名俾沙闍罗耶(汉言药王)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。明行成为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道法御。天人师，号佛、世尊，其世界名太清，劫曰净除。彼时，天帝！药王如来寿三十劫，其弟子众凡三十六亿姪，菩萨十二亿。是时，有转轮圣王名曰宝盖，王有七宝，主四天下，五劫奉事药王如来，率其官属施诸所安。至五劫中，圣王宝盖召其千子而告之曰：『汝等已见如来，当共奉事，施以所安。』于是，千子闻父王命，皆以安和，复至五劫供养药王如来，并其官属一切施安。第一太子名曰善宿，独坐自念：『宁有供养殊过此者？』空中有天承佛圣旨，应曰：『正士！法之供养，胜诸供养。』即问：『何谓法之供养？』天曰：『何不行问药王如来？佛当为汝解说法之供养。』于是，太子善宿即起，行诣药王如来，稽首佛足，而问：『法之供养，为法见者，是何谓也？』药王佛言：『法供养者，如佛所说，众经奥藏，深邃之言，诸世所归，非为难受，难见之辈，以无憍慢，微妙无像，其义夷易。菩萨篋藏修至诸持，经印所封，非无道理，其轮清静，入六度无极，可善取学道品，法净入正之事。为下大悲建于大慈，离诸大见覩大缘起，非人非命，非女非男，如空无相无愿无为，地道之行，法轮之际，天人百千所共叹誉，法藏多度，含受众人。明宣诸佛菩萨道行，为入有义法之正要，下于无常、苦、空、非身。戒无所犯，一切彼转见为怖畏，师仰诸佛，覩夫生死而不与，同现灭度，安习如是像众经微言，分别惟观而以受法，是为法之供养。又，族姓子！法供养者，为闻法生法，法转成缘起，随顺离诸际见，为如不生，不起法忍，非身非人。为上因缘，无违无受，如无所诤。以舍我作而依于义，不以严好；以随圣典而依于慧，不为文饰；处处入义而依于经，不习非义；以所怀载而依于法，不用人所见。得诸法无受入无处所，灭于不明，灭于行，

灭于识、名色、六入、更乐、痛爱、受、有、生、老死苦，一切以灭。如是灭、如是观十二因缘起，以不可尽而受微妙，人所视见而以不视。是，族姓子！名为无上法之供养。』

「如是，天帝！太子善宿，从药王佛，闻法供养，便得顺忍，即解宝衣以覆佛上而言曰：『余以堪任，于如来灭后，奉受正法，作法供养，拥护是道。惟愿如来加哀竖立，令我得降魔怨，取佛正法。』彼佛知其内性，即说曰：『末后汝当守护法城。』于时，善宿从见世尊，以家之信，舍家受道，勤修德本。精进不久，即立善法，起五神通，得入诸道之持，不断辩才。遂于世尊般泥曰后，以智慧力至满十劫，药王如来所转法施随而分布。于时，善宿比丘化十亿人使立大道，十四亿人解弟子乘，余无量人得生天上。如是，天帝！在昔异时王宝盖者，于今得佛名宝成如来，其太子善宿者，则吾是也。其余诸子，于是贤劫，皆得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此贤劫中千佛兴者是也。从鸠留先为始作佛，至楼由如来为最后得。如是，天帝！当知此要，昔者我身于诸如来行法供养，得为上化，为长化、为愿化、为无上无比之化。是故，天帝！当以知此法之供养，供养于佛。」

## 维摩诘经嘱累弥勒品第十四

彼时，佛语弥勒菩萨言：「弥勒！是名为无数亿劫习佛道品，汝随分布，受是像经，佛所建立，如来灭后，广博此道。所以者何？后世得者，族姓子族姓女、天龙神、捷沓和，当下德本，其于前胜已作无上正真道行，而未得闻受此法者，闻是辈经，必甚爱乐，当顶受此佛之要道。又，汝弥勒！当利是辈诸族姓子，于是当为布现是经文。菩萨有二印，何谓二？有憍杂句严饰之印，有入深法妙化之印。彼若好憍杂句饰者，当知是为阿夷恬菩萨辈也。若得是深经书受广行，不以数数有畏，闻之能传，当知是菩萨为久修梵行。复有四事，阿夷恬用空耗。何谓四？所未闻经，闻之惊疑，不作劝助，专增为乱：『吾未曾闻，此从何来？』若族姓子！甚解深法乐说微妙，不从受习，虽近不敬专，于中作毁行，是为四，阿夷恬为空耗不得至深法忍。又，弥勒！有二行，菩萨虽解深法，犹以空耗。何谓二？习在边方，不恒其行，檀智蔑人，不受不诵，亦不追求。自有甚解学深法者，则以轻慢、贪浊、怀嫉，不能纳人，亦不法施，是为二。虽解深法，犹以空耗，不能疾近，不起法忍。」



于是，弥勒菩萨白佛言：「未曾有，唯然！世尊！至于如来之善言，吾当远离如此之恶，以护如来无数亿劫道品之习。若贤者子心入是辈经者，当令手得恣所念取，若念受持如是辈经，传示同学，广说分明。其时，世尊！得如是经，乐意相传者，当知此辈菩萨为弥勒所建立也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弥勒！如来代喜，善说是言。」

于是，一切菩萨等，俱共同出声言：「如来灭后，我等在所佛土，当来于此分布佛道，示诸同学以其所乐。」

尔时，四天王白佛言：「在所，世尊！墟聚国邑，有行如是深经法者。吾当率诸官属，诣讲法所，为护讲法。百由延内，当令一切闻见讲法，令无伺求得其便者。」

彼时，佛告贤者阿难：「**受**是经法，奉持诵说，以布现人。」阿难言：「唯，当受是经，布现众人。要者，世尊！当何名斯经？亦当以何奉持之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是名为“维摩诘所说”，亦名为“不可思议法门之称”，当奉持之。」

佛说是已，莫不劝受。尊者维摩诘、文殊师利为上首，众菩萨、大弟子，一切魔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。

## 维摩诘经卷下

---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14 册 No. 0474 佛说维摩诘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20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09/04/23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法云信息网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
---